

奪命藤蛇棒

中

諸葛飛云

著



第 五 章

虎蹄涧到古源城有七、八十里山路，罗五更和石玉柱整整走了一夜。日头刚冒出赤霞峰山嘴儿的时候，他俩来到古源城东门外。

罗五更今天换了一身装束，他头戴一顶秫篾编的蘑菇形草帽，穿一身打着补钉的青色粗布裤褂儿，腰中束一条蓝布搭包，裤腿儿高绉，脚蹬一双踢死牛的山鞋，腰上别着一柄锋利的柴斧，挑着两捆干柴，走起来一颤一颤的，显得轻松洒脱，看上去活象一个刚从山上打柴归来的樵夫。石玉柱今天打扮得也很精神：上身穿一件元青绉窄袖夹袄，外套一件豹花皮坎肩，敞着扣门儿，腰束一条大红绸软带，下身穿一条紫花布灯笼裤，脚蹬一双鹿皮快靴。他头上没戴帽子，一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，在头上盘了个卧龙髻，背上背着一张核桃木做的药弩，腰上拴一个紫红闪亮的大葫芦，肩上扛一杆三环套月猎虎叉，叉上吊着几张兽皮和几只山鸡野狐。走起路来虎步踟蹰，两只俊气的大眼，闪着兴奋的光芒。

今天是古源县城城关大集，虽然正值春荒，又加上这些天皇甫石派牛震山在太岳山中到处勒捐索税，闹得人们鸡犬

不宁，但是，明天就是清明节了，来古源城赶集的人们比往日的集日要多好几倍。古源城四门尚未打开，各个城门外便早已聚集了一群等待进城的人。提篮的、挑担的、骑马的、坐轿的、推车的、赶脚的、串亲的、访友的、赶集的、卖艺的、上坟的、祭祖的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在城门外的吊桥边排了长长的一溜。人们仨一群俩一伙地凑在一堆，抽着烟，谈笑着。

为了避免碰见熟人，惹出麻烦，罗五更和石玉柱绕开人群，来到护城河河坡上的一株古柳下停住脚。罗五更看了看不远处的城门，对石玉柱说：“玉柱，歇会儿吧，城门一开咱就进城。”

石玉柱点了点头，一屁股坐在河坡上，撩起衣襟儿擦着额头上的汗水说：“整走了一宿，我的肚子都快饿扁了。”

罗五更放好柴担，将一条宽大的山榆木扁担抽下来，横担在柴捆上，便坐在上面，从腰中解下一个白布包，从里面拿出几张白面烙饼来，递给石玉柱：“吃吧，这是蝈蝈奶奶给咱烙的，放了不少香油呢。”说着，又拿出几个煮熟了的咸鸡蛋，剥去皮，递给石玉柱。

石玉柱把鸡蛋往大饼中一卷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

暖融融的春阳高悬在万里无云的晴空。被夜露打湿了的衣服，不一会儿就被烘干了。和风轻拂着古柳那长发般的柳丝。几只紫燕在柳丝中穿行，来往衔着河泥，忙忙碌碌地筑窝。罗五更解开衣扣，敞开怀，让河风尽情吹着自己的胸膛，觉得舒服极了。他一边吃着饼，一边想着昨天的事。

本来，他这次进城，虎臣大伯和蝈蝈奶奶都极力反对，认为太危险。可是，罗五更觉得，不弄清查理斯和皇甫石他

们打算，心里总觉不安。如果派别人进城，又很难找到知道查理斯他们内情的人。只有他亲自进城，才能找到追魂炮手董世霄，把查理斯他们的打算弄清。他不顾宫虎臣等人的劝阻，执意要进古源城，闯一次龙潭虎穴。宫虎臣见拦阻不住罗五更，只好同意。但是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他叫石玉柱和罗五更一起进城，以免万一遇到不测，石玉柱可以到他舅舅家去求得援助。

离开虎蹄涧之前，罗五更把石玉侠和宫金木、贺山眉等人找到一起，千叮咛万嘱咐，叫他们多加防备，在他没有回到虎蹄涧之前，任何人也不准去孔雀岭飞龙寺比武。石玉侠和贺山眉满口答应，只有宫金木还是有点不服。因为宫金木是师兄，罗五更不好多说什么，只有暗中告诉石玉侠，多多注意宫金木，有什么意外，要及时告诉虎臣大伯，不管出了什么大事，也要等他回来再决定。

工夫不大，罗五更和石玉柱把几张烙饼全部吃完。这时节，高大的城门已经打开，吊桥也嘎吱吱地放落下来。人们停止了谈笑，各自收拾起自己的东西，呼啦啦拥过吊桥，向城门涌去。

罗五更站起身，将扁担插进柴捆中，挑了起来，对石玉柱说：“走，进城。”

罗五更和石玉柱随着人流来到城门边，抬头一看，顿时吃了一惊。只见城门洞两侧并排站着十几个持刀的官兵，一个个横眉立目，威风凛凛，气氛特别森严紧张。一个官兵把总，正带着两个官兵，盘查进城的人们。罗五更见那官兵把总正是自己的熟人王得胜，心中一怔，急忙拉了一把石玉柱，悄悄退了回来。

来到人群后面，石玉柱问：“五更哥，怎么了？”

罗五更低声道：“把门的官兵头领认识我。”

石玉柱着急地说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罗五更想了想，也没有办法，只好摇了摇头说：“我把查理斯他们估计的太简单了。”

石玉柱说：“咱们闯一闯看。”

“不行，王得胜和我很熟，一眼便能认出我。”

“那咱们进不了城，不是白来一趟么？”

二人急得团团转。正这工夫，忽见远处来了一大群人。罗五更一看，来的人全穿的破衣烂衫，每人手中提一根打狗棍，胳膊上挎一只篮子，分明是一群讨饭的花子。这伙人足有好几十个，象一群炸了窝的黄蜂，闹闹哄哄地走过吊桥，朝城门口挤去。

石玉柱对罗五更说：“你看，花子会今天可能有事。”

“花子会？什么花子会？”罗五更问。

“你刚从京师回来不久，还不知道这件事。”石玉柱把猎虎叉往地下一拄说，“自从义和团在京师打了败仗，皇甫石又洋蹦起来了。他指使索命鬼牛震山，以抓拳匪为名，在咱太岳山中，到处抓人抢东西，勒索百姓，弄得咱山里人没法活，讨吃要饭的人越来越多。去年，这些要饭的花子，不知怎么串联到一起了，在古源城内立了个会，叫什么‘拜杆会’，会头就是古源城中有名的怪人李疯子。”

“李疯子？就是状元街的李迷虎么？”

“就是他。这家伙真是个大怪物，放着财主爷不做，偏要当花子头儿，听说当年他爹就是他气死的呢。”

罗五更脑子里飞快地闪出一个怪人的影子来……

李迷虎的家在古源城状元街，和罗五更当年的家是邻居。他的父亲是咸丰年间的武状元，官拜过大同镇总兵。这位总兵大人文武全才，一生得意，官居显位，为李家的祖坟上添上了一圈光轮。不过，他也有不顺心的事，就是他家世代单传，到他这一辈，还是千顷地里一棵苗，人丁不兴旺。总兵大人前后共娶了十二个老婆，可就是给他下不出一个“蛋”来。眼看着他李家门的香烟要灭火，可把这位总兵大人愁坏了。他四处求医，八方讨药，拜神佛，求卦签，吃斋行善，一心要想得个后辈男儿，一直到五十岁，送子娘娘对他才开了善心，竟然给他送来了一个宝贝儿子。孩子落草那天，可把这位总兵大人乐坏了，比他当年中状元还高兴。他大摆宴席，连日庆贺，闹得北京的皇上都知道他得了个宝贝儿子，还亲自派人赐给他一份珍贵的贺礼呢。

自从得了这个宝贝儿子，这位总兵大人便无心再做官了。他趁机辞职，携子还乡，回到古源县老家。他花重金四处聘请名师高手，在家中设馆课子习文练武，决心要把儿子培养成一个文武全才的国家栋梁。小迷虎不但长得相貌出众，讨人喜爱，而且聪颖灵秀，五岁便能做诗，八岁便能行文，十五岁考中秀才，十八岁府学中举。在武学方面，更是造诣颇深，南拳北腿、武当少林，内外兼修，各种长兵短械，软硬功夫，都已练得炉火纯青，臻入化境，在太岳山中被称之为神童。不过，这位神童李公子使他父亲感到美中不足的是他性格极为怪僻。他父亲一心要他科举登第，报效朝廷，好为李氏门庭荣光耀祖，可是，小迷虎偏偏不爱读那些八股文，专爱看《封神演义》、《济公传》等一些不入流的野史小说。最使总兵大人伤心的是，小迷虎自从生下来，从

没有叫过一声爸爸。他对父亲极为冷淡，形同路人，没有一点感情。尽管李总兵用尽一切办法，父子之间的情谊也建不起来。每当总兵大人劝他参加科举考试，他便摔盘子砸碗地耍脾气，后来便抽疯，弄得父亲再也不敢管他。

小迷虎弱冠之后，脾气越发怪异。他竟然好道参禅起来，每日里行走于庙堂寺院，专和和尚老道交朋友，有时竟数日不归，宿在寺院之中。他挥金如土，从不拿金钱当身上之物，古源城内来了外地云游化缘的僧道，他必请到家中，同吃同住，走时还要送上百两白银。弄得李府中每日都有僧道出入，简直快成寺庙了。渐渐地，这位李公子把他父亲真刀真枪挣来的偌大家业，踢腾得不象样子了。他父亲眼见儿子如此胡闹，真是又气又怕，气得是儿子不学好，是个败家子；怕得是自己就这么一个后代根苗。如果真入了邪魔歪道，当了和尚或老道，李氏门中就得断子绝孙。对于自己的儿子考取功名、荣光耀祖之事他不敢梦想了，可要断了李氏香烟，岂不是对不起列祖列宗？他愁思苦想了几天几晚，决定马上给儿子成亲，盼望儿子成亲后给他生一个孙子，好接续李氏香烟。他四处托人求情，终于给李迷虎聘定了大同府一个同僚之女为妻。不料，李迷虎知道此事以后，大吵大闹，坚决不同意，并扬言要出家当和尚。李总兵忍无可忍，把儿子痛打一顿，关了起来，并对儿子说，如果不同意这门亲事，便打断他的腿。李迷虎被关了七天七晚，最后，同意马上娶妻。李总兵分外高兴，立刻置办彩礼，选择吉日，聘请亲朋，给儿子操办喜事。

同意娶亲之后，李迷虎性情大变。他整日里不出家门，再不疯疯颠颠地乱跑了。李总兵见儿子变好了，欣喜若狂，

猜想从此以后，儿子可能会浪子回头。成亲的那天，李迷虎竟然意外地给父亲磕了几个头，开口叫了两声爸爸。这下，差点把李总兵乐疯喽，高兴得他当着众多的贺喜亲朋，抱着儿子哭了起来。

洞房花烛之晚，李迷虎坐在案旁看书，新娘几次叫他休息，他都说：“你先睡吧，我再看会儿书。”新娘无奈，只好独自安眠。一觉醒来之后，新娘起身下床，只见屋中烛影摇曳，案上摆着丈夫的书，只是不见丈夫的身影。新娘四处寻找，发现洞房的门框上吊着一个包裹，急忙解下来一看，包裹中是新郎白天所穿的衣服，并有一张书柬。新娘心中一惊，急忙打开书柬，借着烛光一看，只见上面墨笔草书龙飞凤舞地写道：

世上只道读书好，
书读千卷才知了，
读书若为求功名，
腹中原来一堆草。

世人只道做官好，
荣华富贵忘不了，
做官若为耀祖宗，
莫如西天奉三宝。

世人只道娶妻好，
七情六欲少不了，
娶妻若为续香烟，

笑如牢笼一只鸟。

新娘看罢书柬，顿时如一盆冷水浇头，放声嚎啕大哭。¹李总兵和家人听到哭声，来到洞房，见不见了李迷虎，只有新娘独自大放悲声，顿时心中一沉。总兵问起媳妇为何哭闹，新娘把衣服和书柬交给公公。总兵大人看过书柬，如同当头挨了一棒，脑袋“嗡”地一声胀得斗大。从诗中看出儿子李迷虎已经离家出逃了。李总兵连夜派出所有的家人，外出追赶。家人们四处访查，走遍了太岳山中和北方几个省所有的庵堂寺院，也未能找到李迷虎的痕迹。

总兵大人的公子在洞房花烛之夜失踪的奇闻，象平地卷起一股旋风，刮遍了整个太岳山区。人们议论纷纷，流言四起。有人说李迷虎书读得太多了，入了邪魔，才看破红尘，离家出走的；有的说李迷虎是叫一个老神仙带到五台山修行去了；有的说李总兵当年在战场上杀人太多，玉皇大帝才派白虎星下界，投胎李家，专门来惩戒他的……

自从儿子出走，李府就如同塌了天一般。老夫人思念儿子，整日里哭哭啼啼，不久便忧郁成疾，一病身亡。新娘子也被她爹爹接回大同去了。李总兵感到家门不幸，出了逆子，被世人耻笑，无脸再见乡里，整日在家闭门哀叹。外面的流言传到他的耳中，更使他悲恨交加，无地自容，终于在一天夜里，用一根白绳，悬梁自尽了。

总兵大人一死，他的侍妾们回娘家的回娘家，改嫁的改嫁，家人们也把府中的财产一抢而空，各回乡里。偌大的一个总兵府第，半年时间便瓦解冰消。此事正应了那句老话——树倒猢猻散了。

光阴荏苒，弹指十年，当年曾被传为奇闻的李迷虎失踪之事，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，再也无人想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天夜里，古源城里突然来了一个怪人。此人三十多岁，披头散发，满脸泥垢，身上的衣服又破又烂，打满了花花绿绿的补丁，腰中系着一根草绳，赤脚趿拉着两只破草鞋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，见人总是呵呵傻笑三声，而后便胡说一些令人难懂的话语。人们很奇怪，问他从哪里来，他说是从天上来，问他来古源城干什么，他答来普渡众生。人们见他似癫若狂，半疯半傻，只道是外地来的一个疯子，渐渐地也就无人再理他。也有的好事者一心想要弄清疯子的来龙去脉，便暗中跟踪他。有一天夜里，有人发现疯子独自跑到城外李家的坟茔，跪在李总兵的坟前，哭了半夜。跟踪的人把这件事传扬开去，人们才觉得这疯子很奇怪。有些当年的老人们开始注意他，发现他长的很象当年出走的李迷虎，问起他来，他也不置可否，只是呵呵傻笑，满口胡言乱语。人们越发猜定他就是总兵大人的公子李迷虎无疑了。

李迷虎回到古源县城，白天沿街乞讨，晚上便宿在状元街一座破落不堪的土地庙里。那座小庙，原本就是李总兵府上的家庙。当年，李迷虎在家之时，庙中曾住着一个老和尚，李总兵死后，庙里缺了供奉，老和尚便离开古源，不知到什么地方云游挂单去了，庙中再也无人居住管理，便成了讨饭的花子们夜晚宿身之所。

李迷虎讨饭，亦与众不同。他专找古源城中官宦富豪之家讨要，穷人送给他亦不要。他讨饭从不张嘴说话，只是站在富豪之家门前，呵呵大笑三声，那家便得马上拿出金钱或好吃的来。多少不论，只要给一点儿他便走，也从不说一声谢。

谢。如果哪家官宦和财主没有给他东西，他在这家门前哭三声，这家夜里就要出事。不是仓房失盗，就是粮库失火，要不就是主人睡到半夜，不知被什么人捆上放到房顶上或茅房里，只闹得这家人人丧胆，鸡犬不宁。开始，人们并不知道这事是谁干的，都以为古源城中出了江洋大盗，失主纷纷报官，求县令皇甫石缉拿飞贼。皇甫石派出马快壮三班捕头，连日访拿，连盗贼的踪影也未查着。在此期间，失盗的反而越来越多，弄得他只有骂衙役无用，干瞪眼儿毫无办法。

时间一长，人们渐渐发现，李迷虎讨要的东西他并不吃，而是喂狗。他虽然穿的破衣烂衫，手头却极有钱，每日都喝得醉醺醺的，沿街四处乱走，口中唱着无人能懂的小调儿。人们开始怀疑城里连续发生的盗案，就是这疯子干的。后来，有人报到县衙，皇甫石立刻派人把李迷虎抓到县衙大堂，严刑拷打，逼问盗案之事。李迷虎任你棍打鞭抽，他好象没事人一样，只是冲着皇甫石呵呵傻笑。皇甫石无奈，只好给李迷虎钉上手铐脚镣，押到死囚牢中。第二天清晨，皇甫石一觉醒来，忽然发现自己的辫子被人割去了，挂在墙上的七品县令顶戴也叫人摘走了，卧室中的桌案上还被人拉了一泡屎，气得他差点儿昏过去。他左思右想不知是谁干的。自己的辫子被人割掉，竟然没有察觉，看来此人的功夫太大了。正在他担惊害怕之时，狱卒来报，昨夜里死囚牢中门窗未动，单单不见了李迷虎。皇甫石一听，顿时明白了，李迷虎虽然装疯卖傻，但是，他一定有绝技在身，割辫子拉屎之事，也定是他所为无疑。他又气又恼，亲自带领三班捕头，出了县衙，四处捉拿李迷虎。

皇甫石带领衙役来到一家酒楼前，忽见楼前围着一大群

人。他在一旁下了轿，带领衙役进了人群，不看则已，一看顿时气得七窍生烟，三尸神跳。只见酒楼的台阶上，拴着一条长毛黑狗，狗脑袋上戴着自己的顶戴，狗尾巴上用红头绳拴着自己的辫子，辫子上还吊着一个猪尿泡。蹚着脚镣带着手铐的李迷虎，正在台阶下给那狗行着三拜九叩的君臣大礼，惹得四周围看的人哄堂大笑。皇甫石一见这场面，真是又羞又恼，连声吼叫：“反了！反了！快把这混账东西抓起来！”

几个衙役扑上去按住李迷虎，想把他捆起来。李迷虎浑身打个冷战似地抖了一下，几个衙役不知怎么被跌出四、五尺远，躺在地下龇牙咧嘴地直叫唤。李迷虎回过身来，朝皇甫石呵呵傻笑着。

皇甫石气得眼珠子发蓝，跳着脚地吼道：

“废物，给我把疯子乱棍打死！”

衙役们爬起身来，抡着棍棒，冲上去乒乒乓乓地朝李迷虎身上乱抽乱砸。李迷虎一动不动，任棍棒雨点儿般地往他身上、头上落，仍象毫无知觉似地看着皇甫石呵呵笑着。过了一会儿，衙役们个个累得气喘吁吁，四脖子汗流，就是打不倒李迷虎，反而震得他们手腕子酸麻，全吃惊得停住手，不敢再打。皇甫石心中极为惊讶，这个李疯子真是怪物，难道他浑身不是肉长的？怎么就不怕打呢？他咬了咬牙，发狠地想道：治不服这个疯子，岂不是叫人笑我皇甫石无能，今天我偏要看看他有多硬不可。他把手一挥，喊道：“来呀，把疯子乱刀砍死！”

几个衙役提着寒光闪闪的腰刀，走上前来。

李迷虎呵呵笑了两声，猛地将身一拧，只听脚上的铁镣

“哗唧”一声响，他早已腾空而起，象一股旋风，飞落在两丈多高的酒楼屋顶。他往屋檐上一坐，从杯中掏出一把破酒壶，“吱”地喝了一口，疯疯癫癫地唱道：

自幼生长在豪门，
为脱红尘夜私奔，
荣华富贵全不要，
抛弃生身骨肉亲，
破衣烂衫无穷乐，
浪迹天涯酒自斟，
世人难解个中妙，
道我癫狂鬼迷心。

李迷虎“吱喽”又喝了一口酒，晃了晃油泥糊满的脸，又悠哉悠哉地唱道：

说我狂，我就狂，
狂狂癫癫自在王。
说我疯，我就疯，
疯疯傻傻赛济公。
说我痴，我就痴，
痴傻癫狂心自知。
说我贼，我是贼，
不偷富的我偷谁？
当官的，是条狗，
专为豪门把家守。

今日割你狗尾巴，
明天摘你心下酒。

皇甫石听了疯子李迷虎唱的小调儿，心中不由得蹦蹦乱跳，暗自思道：听他的话，此人并非疯傻，看来，他一定是个江湖怪杰。凭他这身绝技，我这些衙役难以将他捉住。昨夜他割了我的辫子我都不知道，如果再惹他，他要想割我的脑袋也容易哩。不行，这疯子千万惹不得，不如就此罢休，何必自找麻烦。想到此，他冲李迷虎招了招手喊道：“李迷虎，你下来吧，我不抓你了。”

李迷虎嘿嘿笑了两声道：“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“你说吧，我答应。”

“你通告全城所有的富户豪门，今后我不论到哪家去讨饭，都得给我，不给我就偷。”

“好吧，我保证叫他们管你饭吃。”

“还得管我喝酒。”

“行。”

李迷虎这才伸开两只又黑又脏的手，抓住腿上的铁镣，轻轻一拧，铁镣便开了。他把手上的铐子也脱下来，纵身跳下酒楼，如同风飘柳絮一般，毫无声响地落在地上，牵起台阶上的那条黑狗，把顶戴和辫子还给皇甫石，也不说一声谢谢，便拉着狗扬长而去。

这件事当天便传遍了古源城。那些富户豪门们，听说县太爷都不敢惹李迷虎，全都吓坏了，不用皇甫石下通告，便都对李迷虎向敬祖宗似地供了起来。只要李迷虎走到哪家门，哪家便会远接近迎，把他请到家中，好酒好肉地款待一

番。而李迷虎吃富户是有选择的，哪家为富不仁，他才专门吃哪家。而对穷人他从不打扰，而且还经常把从富人家中要来的东西送给缺衣少食的人家。人们见他虽然疯疯癫癫，可心眼极好，便给他起了个外号——活济公。

活济公李迷虎还特别喜欢小孩儿，经常把好吃的东西送给孩子们。因此，只要他在大街上一走，身后立即会跟上一大群孩子。罗五更小的时候，就经常象个小尾巴似地跟在李迷虎的身后，听李迷虎唱小调儿。

罗五更弄不明白李迷虎为什么要成立“花子会”，正在纳闷，只见那群讨饭的花子，已经闹哄哄地来到城门前。这时，一个二十多岁蓬头垢面的花子朝石玉柱喊道：“玉柱兄弟，进城么？”

石玉柱一见那人，高兴地答道：“牛三哥，你来！”

花子手中晃着打狗棍儿，颠颠地走了过来。

石玉柱见那人走到跟前，笑着问道：“三哥，你们今天怎么来了这么多人？有什么大事？”

“嘿嘿，不瞒兄弟你说，今天是我们瓢把子的生日，我们给活济公拜寿去。”

罗五更走过来，问道：“这位大哥是？”

石玉柱赶快介绍说：“哦，这位是小耳寨的牛三哥，前年，我和我娘出去讨饭认识的。牛三哥可讲义气了，我们是好朋友呢。”

牛三眨巴着一对腥红眼，看了两眼罗五更，说道：“我认识你，你就是大名远扬的罗五更。”

石玉柱问：“你怎么认识的？”

牛三答道：“前年咱古源城闹义和团，烧美国教堂那天

我在场哩，我亲眼见你举着火把把教堂点着的。”

罗五更急忙摆了摆手：“嘘——小声点儿。”

牛三往四周看了看，笑着摇了摇头：“没事，都是我们会里的弟兄。”说完，他压低了嗓音，神秘地问，“五更兄弟，听说你们劫了皇甫石的镖银？”

罗五更一怔，忙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牛三嘿嘿笑了两声，得意地说道：“我是听我们瓢把子说的。告诉你，古源城哪家放个屁都瞒不了我们。”

石玉柱急忙低声对牛三道：“三哥，你可不能到处乱讲。”

牛三拍了拍石玉柱的肩膀：“兄弟，你还信不过哥哥我么？别看我牛三干的是讨饭的勾当，可咱人穷志不穷哩，决不会给官府当走狗。”

罗五更见牛三虽是个讨饭的花子，确也透出一股豪侠的气概，心中不由也很喜欢他，连连拱着手说：“牛三哥，够朋友，日后兄弟有事，还得求您帮忙哩。”

牛三越发得意起来，拍着胸脯说：“有事你尽管找我牛三，我们花子会的人最讲义气。”

石玉柱眼珠儿一转，忙问：“三哥，今儿格你能不能帮我们进城？”

牛三眨巴了两下腥红眼，问：“眼下，皇甫石那老小子正准备抓你们，你们进城干啥哩？”

罗五更答道：“我们有点儿急事。”

石玉柱道：“城门口把门的官兵头头王得胜，认识我五更哥，你一定得想个办法帮我们进城。”

牛三回身往城门口处看了看，只见王得胜正带着两个官

兵检查进城的人。官兵们盘查得极严，每个进城的人都要搜身，没有一点儿破绽才能放进城去。所以，人们进城很慢，城门洞里挤满了等待进城的人们，连吵带嚷，乱哄哄的象炸了窝的马蜂。牛三看了一会儿，想了想，回过身来，对罗五更和石玉柱说：“这事包给我了，我保管平安无事把你们带进去。”

“多谢三哥。”

牛三把手中的打狗棍举起来，朝城门口处的花子们晃了两晃，那群花子立刻跑了过来。他和花子们嘀咕了几句，花子们全晃着打狗棍说：“行，听老三的。”

牛三回头对罗五更和石玉柱说：“兄弟，你们俩紧跟着我们，城门口一乱，你们就往里钻。到了城里有什么事，需要我们帮忙，就到状元街李氏家庙去找我。”

罗五更和石玉柱点了点头。

牛三把打狗棍一挥，喊道：“弟兄们，进城！”说罢，大步朝城门口走去。

罗五更挑起柴担，石玉柱扛起猎虎叉，混在一群衣衫褴褛的花子群中，吆五喝六地来到城门口。牛三晃着打狗棍挤在最前面，钻过混乱的人群，来到门洞里，看也不看王得胜一眼，大摇大摆径直朝城里走。两个官兵立刻走上前来，拦住牛三，大喝一声：“站住。”

牛三故意翻了翻腥红眼：“干什么？”

官兵答道：“检查！”

牛三嘿嘿冷笑两声：“妈妈的，我除了裤裆里的零碎儿，什么也没有。”

“哼，那也得查。”